

外婆家的红柿子

秋天是四季中最丰富富庶的季节。清秋的手满怀深情地执着五彩画笔，在绿色的大地上涂抹上一层层温暖而辉煌的色彩。余晖绚烂，层林尽染。乡野柿子也换上了红彤彤的妆，缀满枝头，在淡霭中忽闪忽闪的，灿烂的暖色一直投射到人的心底，这个时候，我想起了外婆家小院里的那棵柿树，美丽的记忆如流水般轻轻流过心头，留下甜甜的回味。

儿时从记事起，每年柿子红时，我都会随母亲去外婆家。深山里的外婆家，小院里、山坡上、河沟边，生长着一棵棵大柿树。远远地，只见缀在绿叶间一盏盏红红的灯笼像一颗颗红宝石光芒四射，映红了整个山岭，秋天的山野被渲染得分外妖娆。举目四看，这里火红，那里金黄，整个山野沉浸在无边的秋色中，仿佛进入了一个秋天的童话世界，也给我纯真的心灵添染了几多甜美、几多斑斓！

“色胜金衣美，甘逾玉液清。”柿子是我从小最喜爱的水果，熟透的柿子圆润饱满，宛如上等的玉石，晶莹透亮，看着就觉得十分可爱。拣一只熟透的柿子，轻轻地剥去皮，一口咬下去，那果儿顿时化为一股甜香味在舌蕾上绽开；那深藏腹中的软核，光润酥软，嚼起来美滋滋、滑嫩嫩，每吃一个，总会忍不住连连赞叹：“好吃！好吃！”

真正的美味要经历霜打。喜欢柿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民间有俗语：“白露打核桃，霜降摘柿子。”每年的金秋十月，当寒露过后，霜降临近，寒气袭来，天地万物都披上了一层白白的寒霜时，柿子大量上市，满大街的让人看得眼花缭乱，但见摊主们将其一个个排列整齐，置于水果摊上，顿时给寒秋增添了暖意，照亮了心房，萧瑟的街头也一下子鲜活灵动起来。

后来上学了，不能再去外婆家，而每年，外婆总是将最大最好的青柿子留着，像宝贝似的藏在稻谷堆中，等我放假去看望她时，她就取出来给我吃。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飞快地撕开细薄的皮，一股柔柔的汁液流进嘴里，流进腑脏，心里好一阵甜蜜。满嘴香甜的柿汁让我一连吃上好几个都不解馋，外婆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脸上漾起幸福满足的微笑。

时光流转，又是一年深秋时。在秋风的吹拂下，柿子又红了，可我的外婆早已不在人世，虽然如此，但每在深秋赏红柿，我心底依然流淌着的是融融暖意、浓浓秋意与深深情意。恍惚间，我又看到外婆从远处的柿子林里提着一串串红红的柿子，向我蹒跚走来，在红柿子的衬托下，她是那样的美丽和慈祥。

■钟芳



红满枝头。 黄瀚 摄

故乡的柿树

在老家院子里，挺立着一棵柿子树。那是六年前的冬天，父亲的一位老友送来的。当时的院子里没有树，能熬过寒冬的花也是屈指可数，柿树就像个孤单的孩子，在寒冬里瑟瑟发抖。

春来日暖，绿叶润地。一个晴好的午后，我侍弄花园，抬眼间，一簇绿扑入眼帘，明晃晃的。原来那是小柿树顶芽上突起的嫩枝，正在努力地向上生长，叶芽紧附其上，肥肥的，泛着绿的光泽。我忽然觉得，它是在对我笑呢，就像小儿子红红的唇白白的牙对我咯咯地笑一样。

那一年，小柿树长得格外欢快。到盛夏的时候，柿树很快突破了小院的限制，已长得高过院墙了，还在往阳光充足的更高处生长。这时，我才开始把小柿树当树看待，枝繁向蓝天，根深扎沃土，那才叫树。

小柿树开始用翠绿的叶和阳光对话，用伸展的枝和蓝天对话。我的视线也随着它的枝条向上生长，巴掌大的小院，从此不再封闭围拘。随着柿树昂扬的指向，小院呈现一种开放性，向蓝天开放，向天上的流云开放，向夜空下的星辰开放。小柿树，用它的绿叶翠枝向我昭示，用它不同凡响的生命向我昭示，用它满树的果实向我昭示。

柿树在第三个年头开始挂果。这一年，它的长势继续突飞猛进，新发的顶枝没多久就到达了二楼的阳台。起初，枝桠间现出几点黄黄的小花，绿叶的映衬下，仿佛几颗闪烁的星。不久花谢了，果叶同色，一样的翠绿。小柿果隐没在叶间，没有谁去注意它。直到秋风一起，柿叶落尽，才猛然发现有几颗柿果挂在枝头，好像在给家人献礼一般。

又过了一年，柿树碧叶间的小黄花可称得上繁星点点了。深秋，胭脂色的柿叶落尽时，红红的柿果挂满枝头。妻端来小竹筐，我搬了木梯，爬到高处，采摘我们的满筐喜悦。等到放熟软了，品尝，蜜甜蜜甜，我觉得比水果摊上买来的口味好多了。树上还特意留下几颗，一直到春节，那喜庆热烈的红灯笼样的果子还在枝头挂着呢。

小时候，老家的屋后也有一棵柿树，据说为曾祖手植，很有些年头了。每当秋风起来，柿叶落尽，枝头那红红的柿果格外诱人。那时我小，爬不上高大的柿树，站在树下，瞅着红红的柿果，只能眼馋。每到这时，总是二哥来帮我。二哥脱了鞋子，光了脚板，抱住树干，撅起屁股，噌噌噌，片刻工夫就到了树上，啪喳啪喳，一会儿就把几个口袋塞得满满当当，又哧溜哧溜滑到地上。下树时，口袋里会有几个柿果探头探脑掉下来，我就屁颠儿屁颠儿去捡拾，和二哥回家放好捂起来。过上几天，柿果变软乎了，散发出蜜蜜的甜味，取出来，拿到院子里，揭了薄薄的柿皮儿，暖暖的太阳下，小哥俩吸溜吸溜地尽情品尝柿果的甜美。在那吃食极度匮乏的年月，柿果成了我们难得的甜点，那甜蜜的汁液也甜蜜了我童年的记忆。

今年的柿树挂果喜人，三五抱成团，可用“累累”来形容了。时至今日，累累的柿果灿然挂于枝头，就着晶莹的月光，我不禁咀嚼起那难忘的味道。

■丁冉

柳市著名历史人物(十)

郑姓为乐清第三大姓，大多祖籍福建，五代后陆续迁入乐清。凰屿象山宗始迁祖郑五六，原籍福建长溪赤岸，五代后晋天福四年（939）为避王审知子孙之乱迁入凰屿（今属柳市镇），后裔分布荷盛、东岙、桥前、桥后、大河沿、大漠、前横、后横、龙根、下渎、谊山、东凰社、长虹、上锋、长丰、象山、潭头、上池、浹东、浹西、长春、东仁宕、前街、后街、上园、马仁桥、横带桥、七里、湖横、塘下、沙头、凰岙、店后、黄华、上岩、朴湖、朴头等地。

郑锡庆（1793—1856），字中选，号雨亭，谱名昌喜，清朝象阳荷盛（今属柳市镇）人，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岁贡。著有《传经堂文稿》一卷、《无闻集偶抄》一卷，皆未刊。

郑协和（1837—1892），谱名景同，字兆同，号小亭，荷盛（今属柳市镇）人，光绪四年（1878）岁

贡，徐德元女婿，擅长诗文，尤善书画，著有《水竹居诗文集》《水竹居说佛厄言》。

郑梦松，生卒年不详，字履阶，荷盛（今属柳市镇）人，邑诸生。郑梦白，生卒年不详，字星波，邑诸生，郑梦松之弟。郑梦江，生卒年不详，字雪涛，恩贡，郑梦松三弟，著有《绿隐轩诗集》。郑梦松、郑梦白、郑梦江三兄弟是林大椿外甥、黄梦香内弟。

郑嘉治（1916—1973），笔名朱惠、林静，柳市镇前街村人，文学翻译家。先后在温州中学、处州中学、瓯海中学读书。17岁在北平大同中学读高中，并在北京大学旁听。1935年冬参加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，次年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，并参加原温州中学“野火读书会”成员在上海的组织活动。1937年8月回温州参加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，被推选为干事会干事兼秘书长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次年9

走西乡

月，受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委派，代表省委青年部到延安出席全国青年代表大会。1939年初，战时青年服务团被地方军政当局武力解散，调中共台州特委工作。1941年2月任台州特委委员、组织部长。1942年8月任中共天台县联络员。1944年2月在赴任中共诸（暨）义（乌）东（阳）县委工作途中被捕。1946年因患重病保外就医，在中共上海组织帮助下，返回家乡疗养，自此努力复习英语和世界语，着手翻译苏联与东欧等国家的文学作品。1949年参与编辑《浙南日报》，不久负责创办温州新华书店。1951年调杭州新华书店，是年秋任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。1953年调上海，先后任新文艺出版社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及译文出版社编辑室主任。“文革”中备受摧残，1973年12月26日于上海去世。出版翻译文集电影故事《生命的花开放了》、西蒙诺夫剧本《在布拉格栗树下》、潘诺娃长篇小说《旅伴》、爱伦堡小说《广场上的狮子》等十余种。

■王志成